



攝於唐江清兄府上大門前

## 封面介紹

這是潘誕普學姊回國，由張宗澤學長伉儷作東，在台北心園聚會時所攝，影中人後排自左起為辛秋潭、張宗澤、盧善棟、屠欽濤、夏貢書、馮大宗、施德華、周亮九、翁兆慶、陳金釵、榮文雅等十一位學長，坐者為榮夫人、屠夫人、馮夫人、張夫人、唐慧貞、潘誕普、陳尚智、吳夫人、唐又貞、陳夫人。照片由辛秋潭兄策劃光距，吳伯楨兄執行攝影，所以圖中缺了吳兄，乃此原因。

## 世界上最小的強國——瑞典

沈繩一

人，美琳因我而這麼辛苦，太不敢當了，銘感五中。我的這篇遊記，報導的一切，在時間方面或有出入，因為當時沒有寫下日記，一年以後的今天來著筆，全憑記憶，事實完全真確，但恐有將那位大名寫錯了字，而總編輯唐慧貞學姊又催稿十萬火急，沒有時間讓我寫信到美國去問清楚後再付印。我這種馬虎的寫法，請讀者原諒，多多包涵。

寒流一股，由北極洋面，直穿綠島之東西二岸南下。西面一股，沿加拿大東北之依利莎伯皇后島瀉入培芬灣，經但維峽，赫得遜峽，淌入紐芬蘭，成為有名之拉布羅都塞洋流；順着海岸，一直到美國的緬因，馬薩諸塞省盡端，接近紐約州，和北上的灣流暖流相會，滾向東北，直指歐洲。這一帶寒暖交界，海底為有名之峽谷區，冬春季，大小冰山、漂流東西；夏秋季，又是整天的汽霧，海烟。過份一點說，真是一伸手不見五指」。五十多年以前，號稱不沉之舟的巨型客輪「鐵達尼」號即在此撞上冰山，沉入海洋峽谷；最近，亦有杜麗亞客輪沉沒，去年我於聖誕前航加時，風雪交加，商船「憲法」號又在附近失事，後來據美海防處發表，那一時期，總有七八艘商船魚舟遇難，是為世界聞名險道。尤其在六七月間，真是茫茫一片，幸虧發明了雷達，可以放膽留心駛航。但終日在烟波中過活，寂寞無聊，不禁回想起了方別離不久的世界樂土「斯堪的納維亞」半島之遊。

這個半島，據說每年要陸沉一吋，半島上擁有世界最小強國「瑞典」；平均每人就有一噸商船的航海國「挪威」；世界著名童話家「安徒生」的故鄉「丹

麥」，三個國家，就好像親兄弟一樣，什麼事情都有商量，而從無紛爭，雖然在古代瑞典，丹麥，也會侵犯別國，也常被海盜民族「維金」滋擾。可是現在一百五十多年來，瑞典即再未有過戰爭，大戰中保守中立；丹、挪二國，在世界大戰中雖曾為德國佔領，不過一夜间的事情，也未有打破壞。

外客入境，取得其中一國的簽證，其他二國，也可通行；對英、美幾個國家，祇要有護照，有時候可以不需要簽證。三國的人民，日子都過得很好。國與國間的鄰近地區，老百姓白天到別國上班工作，晚上回到自己的本國老家，幣制單位都叫「克郎」，價值稍有上下。你拿瑞典克郎，可以在丹麥買丹麥物品，找頭就是丹麥克郎；你講你的丹麥話，我說我的挪威語，彼此用本國語言聊天，而大家都可以懂，原因是大同小異，譬如說，「多謝多謝」，瑞典話是叫「塔克蘇密死蓋」（恐怕是大意如此，特別聲明）挪威話就叫「塔克」。重點就在「塔克」，後面多加幾個字，意義一樣。如果真要仔細分辨一下，那一位是瑞典人，或丹麥人的話，則大體可自體型上看出。瑞典人個子高大，衣着極為講究，左胸口袋，老

是要插入一塊花色手帕，左邊衣領那個小洞眼兒，總不會忘記，別一個小小的標記，不是扶輪社證章，就是一個什麼網球會章，或者其他社團的徽章；歡喜吃點酒，香烟喜用烟嘴，長長的，談吐文雅，英國話說來比瑞典話流利，初見一聊天，你準以為他是英國人而不相信他是瑞典人呢。

挪威人最愛滑雪，可以餓肚子而不能不在背上積一個雪橇，否則有失體面，個子比瑞典人矮一些，確要比丹麥人高一些，歡喜吃板烟，咬在嘴裏硬是不放，衣襟上要末來個全不掛，否則，總是把一面小小國旗掛在衣襟上，一看就曉得他是挪威人了，衣服多不太講究。

丹麥人個人矮小，如果三國人站在一起，你不必仔細推考，只要把眼睛朝最低的地方一看，看見的就是丹麥人，身體滾圓而結實。

以上是一位丹麥幽默小說家的看法，我在報上看到，記不完全，也會問過瑞、丹、挪三國的朋友們，他們都報之一笑，看樣子一大半是默認了。

在斯德哥爾摩機場下機，時正在二月初頭，朔風狂吼，肌膚欲裂，一位小女孩，年約十多歲，腳穿小長統靴，面孔吹得通紅，上來招呼我，幫我拿小皮包，十分可愛，這是我對瑞典第一個好印象。

到了機場辦事處，一位空中小姐看了我是中華民國的護照，她馬上改口，一口道地的上海白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變得起來，才知她曾在中國，於一

，是瑞典人，他寫了一本學習中文的書，瑞人買來看的人很多，他說世界上文字，以中國文字最為優美，它的結構，表現方式，為其他各國所不及，更有一個特點，也是別國所沒有的，就是中國文字不論古今，一脈相通，都看得懂。瑞京港局總經理林達先生（H. LINDER）會特別在我考察港務工作中，安排了半小時，跟他談中文，原來林達先生也在研讀中文，既然他對中國有興趣，我便理出一套古物郵票，送給他。因此他高興非凡，到扶輪社聚餐，以及去市府會議聚餐，他都邀我同往，似乎有我這位中國小夥子和他一起，滿神氣似的。我的嘴吧，只會吃，不善於講，又是洋文，單是講，我準備有一篇短文，各處通用，等於背書，還不打緊，要命的是講了後，他們還要問。

還有一位瑪茂（MALMO）港總工程師雷先生（VALDEMAR RANG），年齡已六十開外，不久就要退休，晚年他也準備研究中國文字，以娛晚景。我送他一罐茶葉，他給我的是一篇第一艘瑞典商船到廣州的情形短文，頗有價值，我請他翻譯了英文，這位瑞典船長，文章裏對我們市舶司（我國以前的航政機構名稱，不知對不對？）的船舶丈量方法，以及用算盤計收噸鈔銀兩的迅速確實，不勝其仰慕之至。到現在雷先生還不時剪下瑞典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文章寄給我，雷老先生真是一位有心人。他家裡有一付中國「壽」字銅臘臺，我去的時候，還點了一支

九五一年才離滬返國。她家在UPSELLA，邀我去玩，該省為文化區，頗思應邀往遊，惜我僅在瑞京耽擱二個星期，加之天寒地凍，（零下四十度的天氣）實無法應約，祇有在離開時通了一個電話道別，不知後會有期否？

到瑞京當晚，有一個節目，叫「瑞典家庭」，是由聯合國瑞典技協處安排，吃吃咖啡，聊聊天，目的在彼此認識一下，等我回旅館，路過一個戲院，霓虹燈映出CHINA字樣。不禁為好奇心所驅使，走前一看，竟還有三個大中國字「暢觀閣」，一筆好柳體，猜想定是前清那一位大使寫的吧！記得那時候的戲院，就叫「閣」。

「斯德哥爾摩」的字意，據說是很多小島的意思，因此港務局的港區，亦分為五個，均以高週率電話聯絡。時值隆冬，河道冰凍，船舶稀少，我曾參觀了破冰船工作，海圖測量及製輪；碼頭工人及貨物裝卸安全制度，領港制度等。此外並參觀了一個瓦斯廠，該廠創辦人為德林博士，曾試驗高壓瓦斯作為浮標光源，而造福航海人員，但不幸自己雙目因初次試驗爆炸失明，該廠並製電波儀，如測位儀、光源測距儀等，並不公開開放，在簽名簿上，用中文簽名，我還是第一個中國人呢。

提起中文，我發現瑞典人對研讀中文的興趣最濃。有一位「研究中文」的世界漢學權威高本漢先生

臘獨在那裏。

瑞典的大百貨公司，貨物款色甚多，佈置爭奇鬥艷，目為之眩，尤其是玻璃器具，其設計之新穎，不懂的人，祇可名之為「形象派」，有時把設計者姓名，用標籤寫明指出，其中也有二十歲左右的小姑娘，其展出在另一邊的則為中國的銅器，古瓷，新舊相映成趣。有些棋子，人物則嚇然為我們漢人，全付盔甲。公司內有郵政局，買了東西，即可寄出。有些商店，人又多，先要到號碼機去取一個號碼，再看放映器，亮出你所拿的號碼，再上前交易，否則你將乾等半天，人家還以為你光在欣賞呢！

瑞典人有一股「崇古熱」，他們常自謙是一個小國，歷史不長，對於考古，興趣頗濃。他們以為：新的東西，可以用腦子去創造，不是一件難事，而老的東西，則化錢買不到，又不能隨便造一個，因此即使是一件二三百年的古物，在我們中國，不算一回事，儘有的是，而在瑞典，則視為奇貨。我到的時候，剛巧有一艘三百年前的一艘古老木造戰艦「伐殺」（ASA）號，在斯德哈爾摩港內皇宮附近撈出，一時頗為轟動。書店出書，百貨公司出各種紀念品，馬上成立一個博物館來陳列；參觀者絡繹不絕，我也躬逢盛會。報稱，當初發掘者為一位四十五左右的青年人，偶然在一本書裏發現談到有這一艘沉沒的戰艦，他一時興起，遂決心打撈，並得到航海博物院院長的協助，供給資料，推定出沉艦地點，於是他自己設計了

一個鐵錘，終日在港內像釣魚一樣，東吊吊，西放放，經過了三年的時間，他沒有灰心。大約是在一九六〇年春季，他的鐵錘洞內，果然鑿到了一塊木料，經過專家的研究，認定即為那一艘古戰艦「伐殺」號的木料，不得了，社會轟動，實業界的一些有錢朋友，馬上成立一個資助團；海軍的打撈隊，自動出來幫忙，要把這艘老爺爺戰艦撈起來，打撈技術，不是一樁簡單的事，由於這艘戰艦，是用錢買不到的無價之寶，不能有一些輕微損失，否則可能功虧一簣，而無法補償，由於不曉得這一艘老艦，究竟已損腐到什麼程度，有一批木料專家乃先行研究，如果可以撈，怎樣一個撈法才可以原原本本，毫不變樣，順順利利撈起來，如此曾專門設計了一個打撈空氣鐘，使打撈人員可以觀察，打撈時，首在該艦底下，用空氣沖出三個通道，以便綁縛打撈，使戰艦本身加強，以免撈起後可能一下鬆散，這種扶正工作，也極為困難，還特別設計了一個船架，以便安頓，以上種種，都要化很多的錢，而收獲是一艘毫無用處的老兵艦但在專家們看來，却感到當這艘戰艦撈起後，將可以了解瑞典古時的造船技術，當時海軍的配備，沉沒的原因等等，就近處着眼，亦可利用此一機會設計一種新的打撈方法。所以，全國上下都注視這件打撈工作，當戰艦最後打撈出來的時候，皇帝也出面大加鼓勵，電視、電影、

非常感激，馬上叫人改正。接下去我就問他，在鴉片煙，繡花鞋面前放的那張說明卡上，瑞典文我不識，是不是可以請他解釋給我聽聽，他一看我神色不對，（我回想當時我的神色一定不對，）即致歉意，他並不說明卡上的文字，却先說明博物院展覽的目的，是陳列各國的東西，增進彼此了解。我說：我的意思並不是不要他把這些東西陳列，而在指出，現在中國的情形，我隨手拿出我全家的照片，給他看，那一位是我的妻子，那一位是我的女兒，請他仔細看看他們的腳，是不是小腳，我再請他看看我，是不是像吃鴉片煙的。我建議他，在這張卡上應加註說明那是一二百年以前的中國，免得瑞典小學生，看了這些東西，不能了解，還以為現在的中國，仍是如此。他馬上答應照辦。我回國後，曾寫了一封信給新聞局，希望官方正式去函要他們修正。我私人的看法，這不是芝麻般的小事，是影響整個國家體面的。

瑞典是君主立憲國，有位皇帝，但皇帝極其隨便，可能在街上看到一位騎馬的紳士，他就是當今皇上。聽說有一次，英國皇家去瑞典訪問，瑞典皇室去歡迎，一時車輛湊不齊，只得臨時設法，動用救火會的救火車出動載了皇帝的家屬去歡迎，皇帝之可愛就有這般程度。皇宮在老城，一個方形建築，並不雄偉，每星期也舉行衛隊換班儀式，但亦不出色，衛隊衣普

廣播、新聞各界出動詳予報導，着實轟動了一陣。由於蒙古，因之瑞典博物院之多，在我們看來，也確是驚人，屈指算來，有歷史、軍事、音樂、交通、航海、生物、服裝、建築、郵政、美術、風俗等等，我對於風俗特別有興趣，看得較為仔細，其間還發生了一件小小風波。

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當我參觀風俗博物院時，在該院的三樓，專門陳列中國的東西，有些瑞典人，他們指認是八國聯軍打中國時搶去的，但有些東西，我看不會是搶，可能是搜購去的，東西之多，我雖是中國人，也還沒有全部見過！像花轎，全副鑾駕，蒙古包，北方民間剃頭、挖耳工具，前清官制朝服，各種頂子，廳堂佈置等等，其他書畫，古玩更不必說。最使我看了難過的，是全套鴉片煙工具，及一個小腳模型，幾雙真真的三寸金蓮繡花鞋子，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些東西，當時心裡之火，恨不得把這些東西偷走，可是仔細一想，這原本是我們祖宗有的，不是他們假造的，而且我也不會是第一看到這些東西的中國人，過去我們也有使館人員，他們難道都沒看到的嗎？不過，我覺得自己既然看到了，至少要跟他們說明一下，剛巧有一付中國對聯，上下款掛錯了，我趁這機會，就奉訪該院院長，自我介紹，我是從中國臺灣去的中國人，說明那付中國對聯上下款的意義，他

通呢製軍服，舉拳槍，跑跑步而已，是不是在觀光季節，衛隊另有古代服裝，不得而知，其換班花色，與英國御林軍一比，就差得太多了。

瑞典是一個可愛的國家，其社會福利制度，美國也常派員考察，目前是老人福利辦得最好的國家。其次，在瑞典，墮胎不算非法，傳說瑞典小姐對性的關係，很隨便，我會去過他們的家庭，也接近過幾位小姐，但除了態度講話，似乎比較活潑一些，歡喜笑笑，有時熟了以後，挨得近一些外，其他也看不出有什麼太隨便的地方。

瑞典是一個民主而自愛的國家，這裡我願把瑞典港務長宋納先生告訴我的二件事，舉出為例，其一是：戰後不久，有一位犯人在監中身亡，遺書稱在牢中餓死，一時社會人士，交相指責，認為瑞典有人餓死，這是大家的恥辱，非調查清楚不可，政府也自動即刻調查，結果不是那麼一回事，原來是自殺，瑞典人才鬆了一口氣。其二是：有一個機場，自從噴氣機出現後，發動機聲音太大，驚擾附近居民，不得安眠，乃聯名致書航空公司，公司當局即化了不少錢，建築一個地下室，讓飛機在室內發動，減少聲響。從各方面看，瑞典都稱得上是一個世外桃源，人民不必愁窮苦，但是「自殺」率也是世界上保持高紀錄的。